

萧然◎著

不是去向是
归途



漓江出版社发行 漓江出版社

萧 然 ◎ 著

不是去向是
归途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HAI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是去向是归途/萧然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550-0404-2

I. ①不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5903 号

不是去向是归途

萧 然 著

责任编辑 林 滨

编辑助理 吴瑶华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3

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义井村池前 10 号鼓东工业小区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100 千字

印 张 18.5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404-2
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不是去向是归途

章清題







萧然 原名茅林洪，用过萧然、临风、安洪等笔名。从事过报纸编辑、记者，文学院专业创作员等职业。写过叫诗和散文的文字，发表过数百（篇）首，获过一些大奖及好评，感谢大家客气和错爱。1998年辍笔，从政府文化部门辞职，创办文化传媒公司。多年来一直六根未净，偶尔写一些东西。把这些红尘中的文字结集出书，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纪念。不想刻意去做诗人，只想认真过日子，认真工作，认真写好一些文字。

诗 观

我总是尽力去回避、闪躲那些高深莫测的诗歌写法，我只写那些打动我、感动我，甚至伤害我的，直达心脏的事物和想法。

我父亲不是诗人，但是我向他学习写作。每一次，父亲品尝好酒后都会说：嗯，这酒真不错！当然，有时他也会赞叹，装酒的瓶子好看。

序

诗歌的可能性意义区域

杨健民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在我的家乡，一不小心，踩到了一位诗人。

他叫萧然。

那个时候，我正在读王佐良《英诗的世界》，其中有华兹华斯的名句：“我游荡似一片孤云。”深得我心。华兹华斯是“湖畔派”的灵魂和核心人物，当年他所居住的英格兰西北部湖区，有着大大小小十六个静美至极的湖泊。湖区的生活驱散了他心中那些被邪恶的政治和城市喧嚣覆盖的阴霾，十几年时间，他日日徜徉其间，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萧然，一袭长发如同巫师般阐释着他的那个世界，我记得他的全部姿态就是在风中飞扬，从而很容易让人想起华兹华斯那一句“我游荡似一片孤云”。家乡的木兰溪一直在缓缓地流淌着，萧然却是以

一副奔放、勃发、张扬与热烈，甚至奔窜腾跃、迎风长啸的姿势，让人觉得有些孤傲或放荡不羁。但是我必须承认，我的确是被他的诗歌里迸发出来的才情所俘获。的确，他名噪一时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当时多数人肯定没有想到，蕴藏在萧然身心里的那些诗歌纹理，是如此强烈地包含了一大摞的表述欲望。

那个时候的他清瘦得很，像一把剑，随时劈向诗歌的意义区域。他的才气震惊了许多人。我仿佛觉得，我的诗歌阅读图谱之中，突然插入了一个陌生物。或者，我会无端地提出这样的疑问：萧然的诗歌是什么？什么是萧然的诗？

突然，萧然在盛名之下“失联”了。此去经年。萧然离开或者是离开萧然的那些年头，不时地有人问我：萧然去哪儿了？我显然无可奉告。直至二〇一三年的某一天，

他闯入我的办公室。我差点就没有认出他来。那一袭飘飘长发哪里去了？这肯定是我的第一个疑问。几乎光着头的短发，像一尊佛似的坐在那里。半天了，我支支吾吾地冒出一句：你，来了。终于来了。他还是萧然吗？我对自己问道。不过，我很快就意识到，这一次的见面，可能就如同庄子所说的：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。”

萧然“失踪”了近二十年。他华丽转身，在影视传媒业得心应手。此处可以按下不表。

这么多年来，萧然没有发表过诗歌作品。然而，他从未离开过诗歌。就在这一次见面后不久，他给我寄来了一摞诗稿，准备出版，让我写个序言。为什么这许多年来他不刻意去发表作品？也许这就是这位不羁诗人的一个意图，也许他根本就不需要喋喋不休地去阐释。因为苏珊·桑塔格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口号：反对阐释。对于萧然，我们

同样作如是观。

近几个月，我把萧然的诗歌作品反反复复地读了许多遍。我觉得他的诗心依然是异常活跃的。那数千行清辞丽句悉数在我眼前敞开，身后仿佛传来一声断喝：“小心，你又踩到这位诗人了！”

我踩到的肯定是一位心性柔软而又坚强的诗人。我一直觉得，诗歌至少允许一些有趣的联想，它并不完全是“非理性”的。当代诗歌遍地是所谓的一片“天机纵横”，甚至类似于某种“即兴表演”。为什么萧然的诗歌会持续地打动了？我想，他的诗一定有属于他自己的可能性意义区域。他为“六一节”写给孩子的一首《石头 剪刀 布》：

孩子，在我陪你们玩

石头、剪刀、布的游戏

爸爸出的永远都是
最柔软的布

其实，爸爸是要你们记住
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
无论遇到的是，坚硬的石头
还是锋利的剪刀

都一定要怀着，一颗
柔软而坚强的心

这不是哲学。感觉即是理性，自我即是世界。当世间
那些和谐、单纯、明朗的景象横卧在你面前时，除了那种
天真无邪，你还会去分辨哪些是文学、哪些是历史或者哲

学吗？

也许，我们会接触到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诗歌的形式？其实，对于诗歌而言，形式有时候并不重要。形式即是内容。如果说，诗歌的意义在不得不借助一个特殊的形式结构给予凝聚和显现，那么，诗歌内容的任何提炼、塑造、编织乃至雕琢，就都是一种自然排列的形式。谁是诗人？诗人又是谁？这种意义区域的认定不过是诗歌符号体系的形成，以及那些象征意义的转圜。诗歌就是诗歌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当代诗歌看得那么沉重，甚至如同于那些庞大的叙述体系。诗歌就在我们身边，诗歌并没有离我们远去。即使到现在，诗歌成了我们城市边缘的一圈遥远的山脉，我们依然会把它当作一个思念的对象。

这就是：诗即是思。

思对于诗歌来说，也许就是一种关注。诗人可以关

注世间的一切，存在的或非存在的。萧然近期的诗歌，时常爆发出某种深度的理性。他的目光所及的世界表象，有时候就明了得让人感到可疑。石头怎么可能仅仅是一块石头？静怎么可能仅仅是一种静？我们甚至不需要什么蜂拥而上的阐释，就可以明白萧然对于世间那些比如“静”的表象的沉思：

我说到的静，不是虚空，是

伸手探一探，瀑布下面

一块石头的内心

相对于由上而下的水和事物

一块巨大的石头

稍稍侧了侧身，就关上

全部的窗口

我再说到了静，心里就多出了

一块坚硬的石头

在萧然的诗歌坐标里，我也许会思考当代诗歌的一些美学传统。萧然的诗歌不是冒失登场的产物，它没有干扰既有的诗歌意义区域，也没有打乱传统的诗歌秩序。可以肯定，萧然诗歌里那些属于哲学般的顿悟，完全是一种诗心的高度凝聚，它的表意语言依然是恒定的。萧然重返诗歌的意义区域，在于继续寻找属于他的诗歌语言符号。当凡高的太阳和大地充满了不可遏止的生活激情，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天问》充满了故国的伤感与怀念时，萧然都写了些什么？这也许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。萧然的《端午》里

的两段：

大夫，我们每年必须一次
使用千万条江河
把您一个人的悲愤，变成
千万人的悲愤
把您一个人的死，变成
无数人的死

把您一个人的
忧国忧民，培植成一个
国家的节日

这是萧然的感悟吗？诗句完全是明白易懂的，没有那

些奇异的太虚幻境，也没有那种波谲云诡的神秘空间，可解的主题借助诗歌语言光滑而巧妙的衔接，赢得了某种悟道。

我一直以为萧然的诗有一种雄黄酒般的野性，这使得他的诗包含着奇诡的魔力。诗歌探索的永远是语言和寓意的秘密，然而，诗歌有时又需要某种返璞归真的意义。当然，这种返璞归真并不仅仅专注聆听自然本身，它照样可以将李白想象为一个逆行的象征性姿态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写一则关于阅读《狼界》的短语，刚好就读到了萧然的《狼：重生》。那一匹“伤势沉重”的狼，“在伤口愈合之前，仰头/试了试锋利的长啸”：

活着，就是把死亡再次
咬短一截